

暖烘烘的陽光照在我的臉上，窗外的樹葉被風吹落在窗台上，房間內過份地安靜，連玩偶被不經意推下床去的聲音都倍感清晰。今天天氣並不熱，但我卻掛着滿頭汗珠。

我頂着昏昏沉沉的腦袋起身，想走出房門，但腳剛着地，便覺得無力感貫徹了全身，我趕緊扶着門把手，站穩。父親在客廳聽到聲響，便過來查看，他看着我不適的樣子，馬上摸了摸我的頭，看着他皺起眉頭，我就知道我生病了。

「他會不會覺得我麻煩呢？」往醫院的路上，我不斷地想。父親平時很忙，忙着工作，忙着應酬。若不是母親回鄉養病，他需照顧我，那麼我們的接觸也不算很多。正想着，父親已扶着我走進了醫院。我在等候區坐下，眼光跟隨着父親的背影移動。他是第一次帶我看醫生，拿着證件的他左顧右盼，像一只無頭烏蠅一般找着登記處，忙前忙後地為我辦理手續。

我們一起坐在等候區，我有些不安，如果母親在的話，一定會安慰我，與我聊天，但父親他沉默不語。正沉思之際，父親搭了搭我的肩頭，把外套給我披上，不知為何，此刻我也感受到安心，感到我不是自己一個人面對。

看完醫生，我迷迷糊糊地回了家，只依稀記得父親背着我一路走了回家。我不算輕，腿腳不好的他是如何背着我爬了六層樓？睡去了的我不得而知。

當我再次醒來時，聽見廚房的聲響，便向外望去，只見父親站在廚房裏，而桌上放滿了不同的食材，廚房還不斷冒着蒸騰的熱氣。父親拿着勺子，穿着圍裙的樣子令我愣了好幾秒。他一邊不斷攪拌鍋裏的食物，一邊不停地擦汗，我默默地注視了很久，看到他笨拙卻又認真的身影，我鼻頭一酸，淚水佔據了我的眼眶，我似乎從這零星的殘影中望見了我童年，似乎望見了那個把女兒背在肩頭上，對她視如珍寶的父親。

我拭去淚珠，這時，父親已盛着一碗熱騰騰的粥走來，「你醒了，還有哪裏不舒服嗎？」父親把粥遞給我，我搖搖頭，吸了吸鼻子，接過那碗粥，嘗了一口。「好吃嗎？」父親望着我，我竟從他眼中看到了期待，「好吃。」我笑着說，其實我能吃出燒焦了的味道，但我不想他自責。「爸。」父親聞聲抬頭，「再來一碗。」他是喜悅的，我看的出。

不知何時，我又迷迷糊糊的睡着，而月光早已傾灑在床頭。我不斷半夢半醒，但每一次睜開眼，都能看見父親倚在我的床沿，他的臉龐被月光照亮一半，不難看出他的倦意，但我一翻身，他便湊過來詢問我的情況。有父親守在床尾，我感受到床尾被重重地壓下去，教人心中踏實。

我睡得很好，父親曾經與我一起經歷的童年在夢中似歷歷在目，我深深感到，也明白到，父親與我相處的時間雖少，但從不曾減輕我在他心中的份量。他不擅表達對家人的愛，但做的不比說的少一分，就像那碗燒焦了的粥，並不完美，但盛載着父親對我的愛。